

原野

曹禺
著

原野

曹禺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原野 / 曹禺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8.2

ISBN 978-7-5302-1730-6

I. ①原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话剧剧本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04073 号

原野

YUANYE

曹 禺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7.875
字 数 116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30-6
定 价 36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登场人物

仇 虎——一个逃犯。

白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。

焦大星——焦阎王的儿子。

焦花氏——焦大星新娶的媳妇。

焦 母——大星的母亲，一个瞎子。

常 五——焦家的客人。

(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)

时间和地点

序 幕 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立秋后一天傍晚。

第一幕 焦阎王家正屋。

——序幕十日后，下午六时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同日，夜九时。

——同日，夜十一时。

第三幕 （时间紧接第二幕）

第一景 黑林子，岔路口。

——夜一时后。

第二景 黑林子，林内洼地。

——夜二时后。

第三景 黑林子，林内水塘边。

——夜三时后。

第四景 黑林子，林内小破庙旁。

——夜四时后。

第五景 景同序幕，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破晓，六时后。

序 幕

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郁的，生命藏在里面。泥土散着香，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。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，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翅翼。巨树有庞大的躯干，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，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，它象征着严肃、险恶、反抗与幽郁，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饶密休士，羁绊在石岩上。它背后有一片野塘，淤积油绿的雨水，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，相率扑通跳进水去，冒了几个气泡；一会儿，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，也很寂寞的样子。巨树前，横着垫高了的路基，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。铁轨铸得像乌金，黑黑的两条，在暮霭里闪着亮，一声不响，直伸到天际。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、快乐和希望。有时巨龙似的列车，喧赫地叫嚣了一阵，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，风掣电驰地飞驰过来。但立刻又被送

走了，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。陪伴着这对铁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，一根接连一根，当野风吹来时，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。铁轨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，有守路人的破旧的“看守阁”，有一些野草，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，化成各色狰狞可怖的形状，层层低压着地面。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，张着嘴，泼出幽暗的赭红，像噩梦，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暗，渐渐升起一层灰雾，是秋暮的原野，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，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。

大地是沉郁的。

〔开幕时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，喘着气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。他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里，立时蛙也吓得 not 响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树上的“知了”又聒噪地闹起，他仰起头，厌恶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——遥远一声汽笛，他回转头，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，愈行愈远，夹连几声隐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块，嘘出一口气，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，一只脚在那满沾

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。

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累赘。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捶击。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，捣了腿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紧，一次又一次捶击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额上渗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过去。他狂喊一声，把巨石掷进塘里，喉咙哽咽像塞住铅块，失望的黑脸仰朝天，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，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。

[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，一个人“哦！哦！”地吆喝，赶它们回栏，羊们乱窜，哀伤地咩咩着，冲破四周的寂静。他怔住了，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，惊愕地谛听。他蓦然跳起来，整个转过身来，面向观众，屏住气息瞻望——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：头发像乱麻，硕大无比的怪脸，眉毛垂下来，眼烧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瘸跛，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。筋肉暴突，腿是两根铁柱。身上一件密结纽襻的蓝布褂，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，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围着“腰里硬”——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——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，贼亮贼亮的。他眼里闪出凶狠，狡恶，机诈与嫉恨，

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。

〔他提起脚跟眺望，人显明地向身边来。“哦！哦！”吆喝着，“咩！咩！”羊们拥挤着，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〔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，念得很兴高采烈的！“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”一句比一句有气力，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。

〔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，挎着一筐树枝，右手背着斧头，由轨道上跳跳蹦蹦地跑来。他约莫有二十岁，胖胖的圆脸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对老鼠眼睛，眨个不停。头发长得很低，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。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。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，时而还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痴，无父无母，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，为人看羊，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情。

白傻子（兴奋地跑进来，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车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忽而机车喷黑烟）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（忽而他翻转过来倒退，两只臂膊像一双翅膀，随着嘴里的“吐兔”，一扇一

扇地——哦，火车在打倒轮，他拼命地向后退，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，这次“火车头”开足了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拦住了脚，扑通一声，“火车头”忽然摔倒在轨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地，树枝撒了一道，斧头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搁在眼上，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，但是，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没人问，也没人疼，并没人看见。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，把痛处揉两次，立起来，仿佛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气，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“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”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于是又——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两只胳膊是飞轮，眉飞色舞，下了基道的土坡，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，绕过去，自由得如一条龙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（更兴奋了，他撮圆了嘴，学着机车的汽笛）呜——呜——呜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。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（冷不防，他翻了一个跟头）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（看！又翻了一个）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（只吹了一半，远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，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

道，横趴在枕木上，一只耳紧贴着铁轨，闭上眼，仿佛谛听着仙乐，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）呵呵呵！

（不自主地傻笑起来）

〔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，他始而惊怪，继而不以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

仇 虎 喂！（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）喂！你干什么？

白傻子 （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，阖目揣摩，很幸福的样子，手拍着轮转的律，低微地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望也没有望，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）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 虎 （踹踹他的屁股）喂，你听什么？

白傻子 （不耐烦）别闹！（用手摆了摆）别闹！你听，火车头！（指轨道）在里面！火车！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由更满足起来，耳朵抬起来，仰着头，似乎在回味）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！（快乐地忘了一切，向远处望去，一个人喃喃地）嗯——火车越走越远！越走越远！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（又把耳朵贴近铁轨）

仇 虎 起来！（白傻子不听，又用脚踢他）起来！（白傻子仍不听，厉声）滚起来！（一脚把白傻子踹下土坡，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）

白傻子（在坡下，恍恍惚惚拾起斧头，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，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）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虎（狞笑，点点头）嗯，我踢你！（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痒，铁镣沉重地响着）你要怎么样？

白傻子（看不清楚那端人的怪物，退了一步）我……我不怎么样。

仇虎（狠恶地）你看得见我么？

白傻子（疑惧地）看……看不清。

仇虎（走出巨树的暗荫，面向天际）你看！（指自己）你看清了么？

白傻子（惊骇地注视着仇虎，死命地“阿”了一声）妈！（拖着斧头就跑）

仇虎（霹雳一般）站住！

〔白傻子瘫在那里，口里流着涎水，眼更眨个不住。〕

仇虎（恶狠地）妈的，你跑什么？

白傻子（解释地）我……我没有跑！

仇虎（指自己，愤恨地）你看我像个什么？

白傻子（盯着他，怯弱地）像……嗯……像——（抓抓头发）反正——（想想，摇摇头）反正不像人。

仇虎（牙缝里喷出来）不像人？（迅雷似的）不像人？

白傻子（吓住）不，你像，你像，像，像。

仇虎（狞笑起来，忽然很柔和地）我难看不难看？你看我丑不丑？

白傻子（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，睁大眼睛）你……你不难看，不丑。（然而——）

仇虎（暴躁地）谁说我不丑！谁说我不丑！

白傻子（莫明其妙）嗯，你丑！你——丑得像鬼。

仇虎那么，（向白傻子走去，脚下铛银作响）鬼在喊你，丑鬼在喊你。

白傻子（颤抖地）你别来！我……我自己过去。

仇虎来吧！

白傻子（疑惧地，拖着不愿动的脚步）你……你从哪儿来的。

仇虎（指远方）天边！

白傻子（指着轨道）天边？从天边？你也坐火车？（慢慢地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？（向后退，一面回头，模仿火车打倒轮）

仇虎（明白狞笑）嗯，“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”！（也以手做势，开起火车，向白傻子走近）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。（进得快，退得慢，火车碰上火车，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，一把拉过来）你过来吧！

白傻子（痛楚地喊了一声，用力想挣出自己，乱嚎）哦！

妈，我不跟你走，我不跟你！

仇虎（斜眼盯着他）好，你会“漆叉卡叉”，你看，我跟你来个（照着白傻子胸口一拳，白傻子啊地叫了一声，仇虎慢悠悠地）吐——兔——图——吐！（凶恶地）把斧头拿给我！

白傻子（怯弱地）这……这不是我的。（却不自主把斧头递过去）

仇虎（抢过斧头）拿过来！

白傻子（解释地）我……我……（翻着白眼）我没有说不给你。

仇虎（一手拿着斧头，指着脚镣）看见了么？

白傻子（伸首，大点头）嗯，看见。

仇虎 你知道这是什么？

白傻子（看了看，抹去唇上的鼻涕，摇着头）不，不知道。

仇虎（指着铁镣）这是镬子——金镬子！

白傻子（随着念）镬子——金镬子！

仇虎 对了！（指着脚）你给我把这副金镬敲下来。（又把斧头交还他）敲下来，我要把它赏给你戴！

白傻子 给我戴？这个？（摇头）我不，我不要！

仇虎（又把斧头抢到手，举起来）你要不要？

白傻子（眨眨眼）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！

〔仇虎蹲在轨道上，白傻子倚立土坡，仇虎正想坐下，伸出他的腿。〕

仇虎（猜疑地）等等！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镯子是我的，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。

白傻子（不明白，但是——）嗯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（又收下他的斧头）

仇虎（坐在轨道上，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，支好半身的体重，伸开了腿，望着白傻子）你敲吧！

白傻子（向铁镣上重重打了一下，只一下，他停住了，想一想）可……可是这斧头也……也不是你的。

仇虎（不耐烦）知道，知道！

白傻子（有了理）那你不能拿这斧子劈死我。（跟着站起来）

仇虎（跳起，抢过他的斧头，抢起来）妈，这傻王八蛋，你给我弄不弄？

〔野地里羊群又在哀哀地呼唤。〕

白傻子（惧怯地）我……我没有说不给你弄。（又接过斧头，仇虎坐下来，白傻子蹲在旁边，开始一下两下向下敲）

〔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。〕